

三十

武章年之禍

42
35
42

準貴

太平公主謀逆

經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三十二年 初左武衛將軍武彥德縣公武安

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
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
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
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
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市衣員道信自言
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
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
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



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思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心多

機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王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護預焉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間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

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布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

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說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諸遂良私議其

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

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大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僚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

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道醞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聽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妣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

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鳩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闥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光慈當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恒目飭躬嬪嬙之間未嘗延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封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齊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

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
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
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
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
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
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姬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
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
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爲貓阿武爲鼠生
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貓尋又改王氏姓爲蟬氏蕭氏
爲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爲祟殺髮漚血如死時狀後徙居
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立皇后子代
王弘爲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
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
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
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
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
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
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
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
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
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

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
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知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
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
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
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眊黎咸嗟
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恙周昌
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遲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細
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
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
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
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

禮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三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

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秋七月許敬宗卒義府希皇后

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

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

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

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

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

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

東宮不可少待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因

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

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成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及議廢皇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然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同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

敬宗與辛茂將鞠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同僚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誣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未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

雲集必爲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興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已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尋請收捕進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

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之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楊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爲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証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

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
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以兵援送無忌
詣黔州無忌子祕書工駙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嶺表遂
良子彦甫彦冲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將累貶
洪州都督涼州長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
爲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
忌流雋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
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更無
如之何乃代爲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
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藥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
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

之不罪也方翼廢

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

旨杖殺之

秋七月

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

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

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

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

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

黔州冉鞠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

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

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

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

夷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

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徙黔州因於承乾故宅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卽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意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

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爲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

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成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環尚高祖女長樂公主生女爲周王顯妃公主頗爲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環死廢樂環自定州刺史

賈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毋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爲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

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賊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教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卑卑

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堂壁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

泉芳桂奉夫等宮庶申裴炎奏太子未卽位未應宣敕有
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卽位
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
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爲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
太子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
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
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
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
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
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

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
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
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爲皇后后德威之孫
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知別無勳賞不若
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
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
此興矣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睿宗之長子
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
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
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
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

使祕書監武承嗣齎重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
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
代祿產移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思貞之操終
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
之是爲龜鑑况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
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
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
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
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
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
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

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爲雍王勣尋
復入爲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爲
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爲高宗
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
常平章以閏元帝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
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
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
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元常子琮
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爲禮
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
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
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
不從已已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已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
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爲太尉金城義康王
祖華爲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護爲太師魏定王祖妣皆
爲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室於京師時諸武用事
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
弟盤屋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
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括
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縣令求仁正倫之姪也盤屋
尉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

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使其黨
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
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
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
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
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
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
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
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
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
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

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雙踐元后於畫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機問曰誰所爲武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

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

王靈璉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及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計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沆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志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

櫟陽魚承曄鞠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避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事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

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舊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臣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閬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慨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耒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策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調杜求仁曰兵勢合則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爲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密

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爲敵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甌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伯先對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寃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

言命引出伯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大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洲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斷棺復姓徐氏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曰潤州回軍拒之也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調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

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天軍又
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
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
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
之爲江南道大摠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
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
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
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
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
梁山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
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

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
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
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
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
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
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匱以受
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
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爲敬業
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
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
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

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隸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更遷至秋官侍郎俊臣更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

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業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驂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業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業敬業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爲敬業所擒唐之奇紹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

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旣又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盪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故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楊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宿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眞爲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

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因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二月辛酉武承嗣罷 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鄆人本姓馮名小寶實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

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撻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倖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馬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 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襲擊其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在遷施州刺史 三月戊申太后命蕭銅爲觀置

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臂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扳揪或使跪捧枷累繫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穢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焚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

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
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
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
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
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
眦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
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
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
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
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
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雄傑竝起而
嚼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群
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旣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
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
子母走亡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
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亢三族餘獄不論天下
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
后不聽夏四月以岑長倩爲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
爲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待價爲右相己卯韋思謙爲
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
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
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

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聞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官中驅使者臣請闔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死贅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謁鳳

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車馬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肅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

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棕請爲七室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棕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禮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

遠 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口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瓦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權同泰爲遊擊將軍五月戊辰

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
群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
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
璽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
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丁巳
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封其神
爲顯聖侯加特進封爲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
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
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
改汜水爲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
元嘉善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元靈並豫州刺史

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全州刺史江都
王緒號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璽子范陽王諲貞
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
尤忌之元嘉等因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爲書與貞
云內有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
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
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爲皇帝璽書與冲云朕
遭幽繫諸王宜各發兵救我冲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
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長史蕭德琮等
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
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

大揔管以討之冲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李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冲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冲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淑為冲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冲聞之斬玄淑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千人在冲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 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揔管長倩為後軍大揔

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制貞中屬籍更姓虺氏貞聞冲敗欲自鑲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奮勇而歸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冲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

謁遣使語貞及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爲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

乃命珣於河西監軍使周鼎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官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誣誤臣欲細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遇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

城出降者四面成溪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爲官屬所逼執使者以圖權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爲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緒弟駒馬都尉紹皆與琅琊王冲通謀聞冲起兵作兵契募人冲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顓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壽州刺史重

三元執坐監越王連遷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殺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二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樞樞樞樞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群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

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鷲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桀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指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群臣三月壬申太后問止字陳子昂當否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

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

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雋州煒燿之子諲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為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犇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業縊

死嗣明敬重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識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貞嗣明坐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竝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謹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旣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旣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

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問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張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田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奴閏月甲午賜死千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固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如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營於隱處自此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貞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號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冤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

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
常之縊死已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璵等六人庚申
嗣勝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右衛胃曹參軍陳子
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
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
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頃昧初謂皆
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
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
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
之 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
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注天天亦助聖天竟
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
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
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
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
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嬰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
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臘月
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
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
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
夫同鳳閣鸞臺三品正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寧士驍之

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韋爲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爲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相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上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主竄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解多何嘗識字但能觸罪耳太后悅卽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錫綬及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目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卽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人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從有功杜

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過來候必死遇徐桂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叙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公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榮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武承嗣使周興羅

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九月丙子付御史汲人傳遜藝師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遜藝爲給事中

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妣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顯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

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護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守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爲群王諸姑姊皆爲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爲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傳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敗

遵化尉弟楚客督卿亦以姦賊流嶺外 丁卯殺流入韋
方質 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
僧升高座講解其經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
紫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道州刺史李
行襄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
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及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
免有功官然太后雖重有功父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
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殺使之然也
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
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

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
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
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爲崇尊廟之酉日南
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
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
疏以爲今古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惡陰謀離間陛下
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
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
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
知况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
覆旣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

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
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
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已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
署官唯量置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納
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
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與子務滋恐懼
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
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
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
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囚起謂興曰有內狀推
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怖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
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崇元禮來俊臣競為暴
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
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
暨為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 甲子太
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高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
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昊
陵顯義陵為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
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
申殺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
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 義
豐王光順嗣淮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

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
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

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鞠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及僞立
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鸞臺

侍郎同平章傳遊藝憂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王
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

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
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

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開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
輔元輔元固請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

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請輔元不俊臣又督長倩

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陽 連等數十人皆云

同反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

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 王慶之見太后太

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論遣之慶之伏地以

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

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

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

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

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

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自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口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二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間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待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監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公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効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寧陵永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書曰大夫糞耳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入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

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直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剉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隊驢足絀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置備仁傑裂衣帛書

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于光遠得書其詞之稱變得召見則大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視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繡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繡視之繡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繡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

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
令仁傑彭澤令宜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
本嗣直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
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
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
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
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
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
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
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六月辛亥
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

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卽行斬決人命至重
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
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
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
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堅齊
暉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
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
親何如子之於父猶可篡弑其父者况姪乎今承嗣既陞
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
天位也太後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
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寧爲冬官尚

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爲地官尚書竝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猶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

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且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驪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善思名譏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旣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

蒼生晏然紫宸易上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遽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瓜懸髮董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太后春秋雖高善干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內成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爲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爲亞獻梁王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旣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

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爲潤州刺史有奴妾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求不死邪旣食捲扇而寢人以有功荷自疆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謹貶羅州司

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恒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陵業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醫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脅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

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來俊臣誣冬官尚書羅羅云在魏州與琅琊王冲通謀百四月乙未殺之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

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渝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璩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爲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用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悅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畫日將行方

乃別生駁異楊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

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壤

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

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

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今輪

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

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

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麟州

景儉貶秦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初明堂旣

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

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曰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卽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絲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

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內申張像於天

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

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

血像爲數百段太后耻而諱之但雲內作工徒誤燒麻主

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

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十代愈隆漢武建章

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

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

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

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

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

南采藥及明堂火厄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殺死唐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旣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爲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訢陳至理而在史張鼎以爲今旣火發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猶更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心翼翼無戾天人之心

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付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憲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徽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

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
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
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
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
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
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遽轉萍流
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
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
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
乃著思愼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

太后惡之旣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

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

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

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

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爲騰雲承銅盤徑三丈四龍人立

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

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

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一月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 三月丁

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

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龜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涓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明遺老或已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此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恩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恩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恩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勣兼天官侍郎事用恩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

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大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瓊瓊上變得召早倖免俊臣由是復用而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悉謀反誅之悉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俊刀

自剗其腹秋官侍郎上邳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廻秀爲臧氏私夫廻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綜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撻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

羅告族誅之。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王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項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頃曰

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贖如山冤鬼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奉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湏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踢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肯始帖席矣俊臣以告其黨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爲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誓面訟寃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

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遠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頊爲右肅政中丞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竝同鳳閣鸞臺三品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竝罷政事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曩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天鶚鸛雨翼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

如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頊與張易之

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六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問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

已已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段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春二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

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外郎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旣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八月以武三思爲內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出閣 太后自稱

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臯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有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臯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

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又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蹇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口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鄉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謂又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

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邪頊頓首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昌言事由是坐貶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并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禹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珣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內服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祿祿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會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

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以王子晉後易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補闕未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衛門衛長史侯祥等明白媒銜醜慢不耻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第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人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

子也 太后信重內史梁之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語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縉籍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以取卓勞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鳳閣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秦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

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冬十一月丁巳納言崔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齊子等數人在座同傳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

春秋既壯若使親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
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
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
諸王承陛下之蔭覆竝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
非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
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
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
奏太后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
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邵王主壻魏王武延基
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王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
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王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
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
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
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
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
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
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
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
昌宗爲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九月庚辰
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摠管洛川長史敬暉爲
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

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然竟不行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旣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按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頌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頌薨之曾孫也

三年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才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死之及爲相大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

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曷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多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戡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皇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皇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戡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父長太后怒下元忠戡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

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調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調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

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曰者元忠初至紫微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

凶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遷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戡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一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待御史景城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

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鞠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及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鞠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

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鞠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克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

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曰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口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惠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

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

秋

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內申救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

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相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冊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楊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

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 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謗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

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卽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又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卽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

聽尋敕璟楊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汚
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
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
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
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栢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
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
天不祥且昌宗旣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
福穰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
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况
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矜得計天下亦以
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

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
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
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
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
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
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
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
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
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
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
不見左臺中丞栢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已共薦詹事

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竝請雪免司刑少卿栢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大明以來得罪者非楊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栢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太將軍李多祚曰將軍

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白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閔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

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

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

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
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
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
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
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
宗卽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
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主拜太尉
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
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丁未太后徙居上
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
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崔玄暉爲內史袁恕已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相彥
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
爲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
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
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
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
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
門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
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
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老君爲玄元皇帝乙卯鳳閣
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

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 楊再思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作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 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

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冲之德矣不聽初皇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常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

治陰教勿出外朝于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皇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福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卽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旣而宗室子孫相繼而下皆召見曳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

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請張柬之敬暉曰

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

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

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亦謂相彥範

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

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

孫也儀死没入掖庭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

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使專掌制命

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

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

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

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敗
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
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
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願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
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
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
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
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
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
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
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左散騎常侍譙王重

福上之庶子也其親戚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
潤之死重福之爲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
史常令州司防守之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
暨爲司徒定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
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
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丁亥制
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
地己丑以袁恕已爲中書令制梟氏麟氏皆復舊姓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
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栢彥範崔
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卽

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卽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乙亥以張柬之爲中書令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代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竝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譖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

之得情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
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
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
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
安此情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
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
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
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
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待中齊公敬暉爲平陽
王譙公栢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
王南陽公袁恕已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
公崔玄暉爲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
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長史
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
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
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
義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
厲三思旣得志義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易州刺
史趙履溫栢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
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
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
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旣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

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裏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六

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冬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 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相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 二月丙申僧慧範等

九人竝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懷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懷及撫州司倉冉祖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永壽秦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

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櫬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三月庚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問之遜曇懷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暉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已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權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徒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

趨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珣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謂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山之檢校貝州刺史 五月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

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已均州刺史崔玄暉與王同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已雷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長任罰其勳封復彥範姓栢氏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武三思陰令八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栢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

推鞠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
範於灋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
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
郡公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閬嘉令三思又諷太子
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
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
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嘉州司
馬乃以利用攝右憲持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
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
然後杖殺得暉高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
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墮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
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
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
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
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
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
史冉祖雍大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
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
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
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
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

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
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
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
將軍李思冲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
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子其第并親黨千餘人又
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
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
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乃
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
兵鋒使左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
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中書省尚書省左衛將軍
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
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
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墮羽
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搃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
氣上據檻俯調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
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
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
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
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
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
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求

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首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勗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爲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壻不可爲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以爲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爲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謫

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耻之逃去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竝許之初右臺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密爲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

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瘡海升之闕庭况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末安

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楊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朝望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竝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等引右衛即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

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官但有朋黨辭營救以惑聖德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調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比

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調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

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主破陣樂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爲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若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爲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此上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秋七月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邠國夫人上官婕妤姁姁好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麗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充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

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克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鸞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

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徧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則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電掣霜霰稊沙彌不可操千戈寺塔不足據餓饉凶穰世之疏奏不省時糾封官豈不由兩省而授兩省竟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

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上優制不許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主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德用車馬赦天下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調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譏諂之人陰爲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曰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

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示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玘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祕不發喪自揔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瑱左千牛中郎韋鎰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瑒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太尉雍王守禮爲幽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揔知內

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路豹文鵠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揔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晬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殺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殺李仙兒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晦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麻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

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
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
門逮夜葛福順李仙舟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
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
入羽林營斬韋璿韋瑒高嵩以徇白韋后酖殺先帝謀危
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
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
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
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
騎攻玄德門仙舟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烟閣前
卽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

三鼓聞譟聲帥摠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
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
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
斬武延秀於蕭牆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
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主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
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
之道也願媛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
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
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
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
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

在太極殿劉幽求白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
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
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
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隳於地汝之力也
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
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
中書令宗楚客衣斬哀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
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王奉少帝
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
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擬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
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會蔣
驥斬之百姓怨其勞役重其肉立書詔書監亦王邕娶

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
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
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
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
二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
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
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外閑廐押左右
廂萬騎薛崇暉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
求守中書舍人竝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
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

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書旨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實從一爲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白知中書侍郎鍾紹京竝同平章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

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王龜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况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

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以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因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立主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

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爲號爲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楊州大都督太子太師置溫王重茂於內宅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斷棺暴尸平其墳墓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栢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丁巳以洛

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末微之風 壬戌崔湜罷爲尚書左丞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鄉附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韋后之臨

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燕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改元爲中元克復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

乘驛東都惜先供張駙馬都尉裴異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八月庚寅往異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

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旣敗梳髻着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鞠股慄不能對張

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籍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

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贈蘇安

恒諫議大夫 冬十月諡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大府少卿

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按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邇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兩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諡

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
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
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
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
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
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
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
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况重俊
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
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興
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
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
官而已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
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
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褱衣招冤覆以夷衾祔葬
定陵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
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爲
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
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
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

多死紹兄顓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
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謹行之亦何傷然
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爲之懼也天后以
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
使與田舍女爲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
止

則天垂拱四年琅邪王冲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顓顓弟緒
緒與駙馬都尉紹坐與琅邪王冲通謀顓緒皆伏誅紹以
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
攸暨時爲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
乃廣顓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已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
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
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類已故
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
權勢反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
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
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
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
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
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

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
田園過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鎮蜀輸送者相屬
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
易之旣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
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已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
主每謁伺太子所爲纖介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
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
太子使其婿唐暎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
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
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

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
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
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
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
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景與姚元之密言
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
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爲刺史罷岐
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
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
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謝馬自今
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

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弟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丙戌宋王幽王亦寢刺史之命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及爲太弟皆辭不處今欲

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夏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財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

石可佐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爲之并言於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歎曰凡

伐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曰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

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曰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極前然後卽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揔大政上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卽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康

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 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也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附 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 劫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 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曰深爲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也 必使天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 養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 示寡人遊琚曰能飛鍊詼嘲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日中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 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 誅之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口 爲謀不

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暉洩其謀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州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遣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旣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暉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暉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暉使遣幽求幽求謂暉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

因請詣廣州暉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暉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暉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德良之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

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
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
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
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
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
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反是月四日作亂令
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山至忠義等於南牙舉
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韓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
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人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
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薨之曾孫令問
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

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
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唐福獻於內客省以出
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
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
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詔罪狀懷貞
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
上皇詰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
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
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
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負山
積珍物俾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

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綽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典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官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旣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旣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

窮主公主枝黨當坐百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亦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已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有差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 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平章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劉幽求兼侍中

